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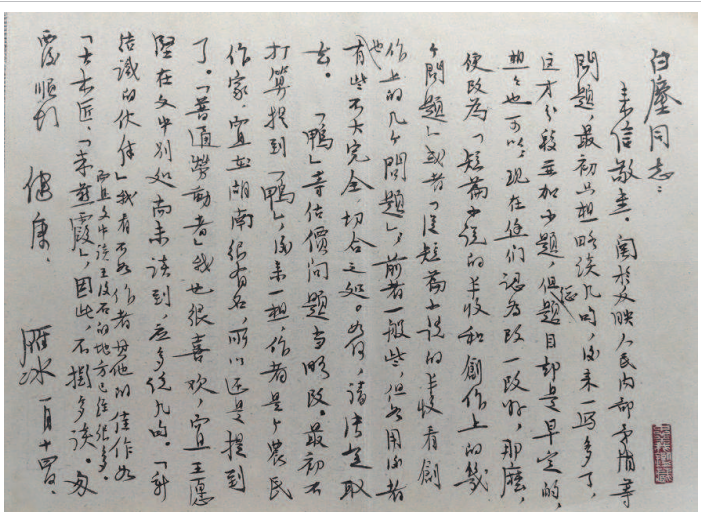
不随时尚，独树一帜

——从茅盾给陈白尘的一封信说起

■钟桂松



茅盾与他致陈白尘的信。



自1957年起，作为文化部长和中国作家协会主席，茅盾格外关心和培养业余作者中冒出来的年轻人。他大量阅读全国各地的杂志，从中发现各行各业的年轻作者，以自己丰富的创作经验和深厚的文学素养，对他们的作品进行点评和指导。经他点评的作者，有的就此走上了文学创作道路。茹志鹃、王汶石、杜鹏程、林斤澜、万国儒、玛拉沁夫、敖德斯尔等1949年后成长起来的作家，都曾受到茅盾的点评和鼓励。

笔者最近发现一封茅盾于1959年1月14日致陈白尘（1908—1994）的佚信，其内容即围绕茅盾点评1958年全国各地文学杂志上发表的文艺作品。白尘同志：

来信敬悉。关于反映人民内部矛盾等问题，最初只想略谈几句，后来一写多了，这才分段并加小标题，但总题目却是早定的，想想也可以，现在您们认为改一改好，那么，便改为《短篇小说的丰收和创作上的几个问题》或者《从短篇小说的丰收看创作上的几个问题》；前者一般些，但如用后者也有些不大完全、切合之处。如何，请决定取去。

《鸭》等估价问题当略改。最初不打算提到《鸭》，后来一想，作者是个农民作家，而且在湖南很有名，所以还是提到了。《普通劳动者》我也很喜欢，而且我愿在文中别处尚未谈到，应多说几句。《新结识的伙伴》我看不如作者其他的佳作如《大木匠》《米燕霞》（而且文中谈王汶石的地方已经很多），因此，不拟多谈。匆复顺颂健康

雁冰 一月十四日

陈白尘是江苏淮阴人，著名剧作家，时任《人民文学》副主编。他年轻时，同样是通过写小说走上文学道路的。上世纪30年代，

陈白尘的短篇小说《小魏的江山》被茅盾选入《1936年短篇佳作》，让28岁的陈白尘激动不已，从而“坚定了终身从事创作的信念的”。所以，陈白尘在抗战前就认识茅盾。

1944年，陈白尘在四川成都编《华西日报》副刊时，茅盾为他写过《祝圣陶五十寿》优美的祝寿文。这是茅盾为同辈朋友写得非常精彩、优美的一篇散文。

1949年后，陈白尘调北京从事戏剧研究和创作，1957年11月调任《人民文学》杂志副主编。1958年底，《人民文学》杂志向茅盾约稿，希望他对1958年全国的文学创作谈点看法。茅盾将自己阅读全国各地文艺杂志作品的看法，在1959年1月整理成三万多

字的长文，即发表于《人民文学》1959年2月号的《短篇小说的丰收和创作上的几个问题》。该文分五个部分，分别为“一鸣惊人的小小说”“丰富多彩的劳动人民英雄形象”“关于反映人民内部矛盾”“关于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问题”和“提高工作中的两个问题”。

这篇文章明显留有时代的印记。难能可贵的是，茅盾这位文学巨匠为31位作者的作品进行点评时，不随时尚，独树一帜，其中有20多位作者是名不见经传的工人、农民作者。更为难得的是，在当时奉工农兵为至尊的时代，茅盾对这些在文艺杂志上发表的作品，包括在《人民文学》杂志上发表的作品，并不因为其作者是农民或工人，而一味迁就。

比如，湖南农民作者刘勇在1958年11月号《人民文学》发表题为《鸭》的短篇小说，这在当时颇不容易，茅盾开始点评时，并未评论该短篇小说，但在后来写作《短篇小说的丰收和创作上的几个问题》时，仍提及了这篇小说。不过，茅盾并未因为作者是农民随大流盲目表扬，反而批评这篇小说有“原则性错误”。他在简要介绍小说故事后，提出“既然要写成小说，就不能不有所提高，而不能照真事依样描写；照真事直描是自然主义，而产生自然主义的根源也还是立场、观点、方法的问题”。在茅盾这篇回顾1958年的短篇小说创作情况的文章中，对这位农民作者作品的批评可以说是最重的，这也是他对《人民文学》杂志上1958年发表的短篇小

说中最不满意的。在当时的语境下，茅盾这种不随时尚的态度很容易授人以柄。

即使对已很有一定成就的作家，茅盾同样观点鲜明地表达自己的看法。当时，王汶石已是著名的青年作家，茅盾在文中对他的《大木匠》《新结识的伙伴》《米燕霞》等小说进行点评，同样直截了当地说：“《大木匠》和《新结识的伙伴》‘两篇之中，我尤其喜欢《大木匠》，它不但出色地塑造了大木匠，并且也恰到好处地描绘了其它几个次要人物。《新结识的伙伴》用两个性格相反但同样具有共产主义风格的人物作对比，可是我觉得对比之下，张腊月的投影太浓了，使得吴淑兰相形见绌，当然，《新结识的伙伴》的结构和文学语言同主人公张腊月的性格取得了很好的配合，这一点，是《大木匠》所不及的”。

所以，茅盾在给陈白尘的这封佚信中说：“《新结识的伙伴》我看不如作者其他的佳作如《大木匠》《米燕霞》。”可见茅盾不人云亦云的态度十分鲜明。此处茅盾所说《米燕霞》，是王汶石发表于1958年第四期《收获》杂志的小说，茅盾认为“有它独特的风格”。王汶石后来回忆当时茅盾的点评，称赞他“不随时尚，独树一帜”，在那时确属难能可贵。

在《短篇小说的丰收和创作上的几个问题》里，茅盾点评了不少农民和工人作者的作品，有鼓励也有批评，比如他对于农民作者冯金堂、高凤阁、良亚、申跃中、刘勇以及工人作者虞建程等。可惜的是，在特殊时期成长起来的这些作者，后来大多数杳无音讯也没有更多建树。这是当年茅盾没有想到的。

严独鹤北游与《啼笑因缘》成书前史

■祝淳翔

《啼笑因缘》脍炙人口，这篇张氏言情小说的代表作，首刊于上海《新闻报》，始自1930年3月17日，迄于本年11月30日。关于其创作缘起，张恨水在该书自序中说得明白，是1929年“由钱芥尘先生，介绍我和《新闻报》的严独鹤先生，在中山公园‘来今雨轩’欢迎上海新闻记者东北视察团的席上认识”，严当面议稿，张“是以卖文糊口的人，当然很高兴的答应”。

此事被掌故名家郑逸梅前后写过多次，回忆钱芥尘时写过，回忆严独鹤时亦屡有提及。在《报坛耆宿钱芥尘》中，引述严独鹤的话大致无甚问题。但后文说钱芥尘邀上海报界记者团赴北方视察，时为1926年，许是手民之误；团员名单中又将潘公弼列入，显然是撰文时未核查旧报。1929年5月13日《新闻报》所载《沪记者东北观察团昨日出发》中写得很清楚，潘氏有要事未能成行，遂由同事叶如音代替。

在专门叙述《张恨水是怎样写《啼笑因缘》的》（刊《艺坛百影》，郑逸梅著，中州书画社1982年版）时，则有一处不易察觉的讹谬：后来他又怎么在南方一举成名？这其中有着一段事迹。原来一九二九年，上海报界组织一个观光团，赴京津一带和关外，与北方



1929年5月15日，张学良在其辽宁私邸与上海新闻记者视察团合影，左四戴眼镜者为严独鹤。（原刊《世界画报》第一八八期）

报界相互联系，起一交流作用。当时各报都派代表，《新闻报》的代表，便是副总主编严独鹤。独鹤和老报人钱芥尘是很熟稔的，其时芥尘旅居北京，殷勤地招待了独鹤，席间相互聊天，谈到副刊登载长篇小说问题，独鹤是主编《新闻报》副刊《快活林》的，连载的是顾明道的《荒江女侠》。登了一年多，行将结束，颇思选择一较精彩的长篇小说，继续连载。芥尘便凑趣介绍了张恨水……

事实上，邀上海记者北行事由张学良

行期定在春天。刚好该报记者钱芥尘南返，便将此意与上海各报馆及申新两报的巨头商量，获得同意。原拟4月20日“乘沪浦平车北行”，几经调整，最终改为5月12日，搭大连神丸号客轮赴北；原定为十人团，最终去了近20位记者，除严独鹤，余如《申报》张竹平、戈公振，《时事新报》赵叔雍、程沧波等，皆为一时之选。

换言之，彼时钱芥尘虽常奔波于京沪，却是上海记者北方观察团的组织者，在船

上迎候招待，安置行李，还全程陪同，身负将南来记者引荐与北方接待人员之责。再翻阅严独鹤事后发在《新闻报》的长篇通讯《北游杂纪》，也可发现，此行由“学识丰富，又稔知东北情形”的钱芥尘导游，“获益不浅”。

张恨水与严独鹤在北京有过多次宴聚的机会。第一次是5月25日记者团赴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前致祭归来后的下午1时半，由秦墨晒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设宴款待，座中除了北平报界同人，还邀名伶梅兰芳、程艳秋、马连良等作陪。这应该便是张恨水与严独鹤由钱芥尘引荐面晤的那次。第二次则在27日午间，北平报界同人假座欧美同学会大宴，列席者多达百余人，席间由每日新闻社社长赵蔚如作报告，继之张恨水致欢迎词，又有成舍我演说，均希望“南北新闻记者彼此携手，一致合作”。随后公推严独鹤致答词，即以京剧作比，称“沪上新闻记者北上观光，实等于海派须生，来向京派须生领教，务望京派须生，进而教之，或能南北会串一出好戏”。众人听后纷纷颌首微笑。

此外，顾明道的武侠小说《荒江女侠》自1929年4月17日起至11月29日逐日刊登。之后，《新闻报》紧接着连载（余）空我的小说《片段的缠绵》（1929.11.30—12.12）、徐卓呆的小说《无聊》（1929.12.13—1930.2.12）以及秦瘦鸥的译著《盗宝归来》（1930.2.13—3.14）。此后，开始连载《啼笑因缘》。因此，有些研究者径称《荒江女侠》连载至1930年3月，亦非事实。